

英隱訢禪師語錄

四

C40

4514

(190)

0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龍翔笑隱訥禪師語錄序



咄哉此錄自元歷明代以迄今日埋沒四
百餘年矣一旦無所從來突向龍宮海藏
推出落在山翁和上手中山翁以重主天
童道經樵李值白法老人嗣孫巨方法師
主糴嚴紫柏院藏冊事因念佛祖慧命攸

關特曳拄杖同埽道人過院相視料理隨
以瓣香送入此錄頓令側理輕編放光動
地如延津劒躍土拭華陰時真不思議大
奇特因緣非有司其呵護者未易向山翁
杖頭出現也訢師行履機緣具載奎章閣
學士虞公集行道記秘書少監黃公潛塔

銘中大略得法於仰山晦機熙師而晦機
淵源則自大慧杲妙喜老人晚傳佛照光
而北礪簡而物初觀而晦機因傳笑隱笑
隱傳覺原曇季潭泐等五人惟覺原得傳
定巖戒而後來不可復問是以訢師蒲室
集行世而湖州烏回杭州報國中天竺以

至金陵大龍翔四會語錄早賜入藏者反
湮沒無聞以少後人爲之拂拭也妙喜際
遇宋高宗奉勅兩王徑山宗風大振時號
臨濟中興笑隱際遇元文宗從金陵入登
皇位遂於潛邸啓建大龍翔集慶寺詔師
爲開山祖召赴北闕特賜三品文階統領

五山釋教號廣智全悟禪師僧規舊著黑
衣特賜黃衣并其徒盡得衣黃師有初改
黃衣詩見於蒲室集云宜詔亭前受牒還
御黃新賜滿城看臣僧記得沙彌日齊著
青衣上戒壇當日南住新刹北赴召對優
禮崇褒錫賚無算一時國師光華佛法勝

事手載希有回視妙喜兩勅徑山尤爲竿
頭進步也快讀訢師全錄萬有齊彰一塵
不涉眼筋舌骨雷震諸方大機大用真能
踢倒須彌掀翻溟渤從上有大慧同時有
中峰解入無垠庶得竝驅爭先耳埽道人
自皈依曹溪憨祖以來諸方善知識靡不

覲面儒禪參同契頗知究心因念自一花
五葉之言成五宗五燈之統瀉仰臨濟二
宗出自南嶽雲門法眼曹洞三宗出自青
原而瀉仰雲門法眼如優鉢天花一現卽
滅惟臨濟曹洞二燈常焰然如景德傳燈
五燈會元傳法正宗記僧寶傳指月錄佛

祖綱鑑諸書所載嗣法世次雖存其間或
人多年短或人少年長游移牽附舛錯難
稽兩家姓氏往往疑似殺謫閱代紀年茫
茫存沒履歷當周武唐武宋徽諸帝王時
以崇道陵釋法微而燈傳易晦當唐初宋
初明初諸代興時以翻譯流通法盛而宗

乘反衰爾時豈乏當陽記荊總在隱現明
滅間無憑顯印此佛法時節因緣所由付
國王大臣也大川洪師作五燈會元自妙
喜開法以後編次模糊直云自宋孝宗後
傳法諸師垂五百載俱不可考明初建安
沈士榮作續原教論直云自中峰撒席未

知道隱何方尚賴教有明文與心爲證慧
命未絕有若懸絲兩論現入大藏中實格
言也要知個中一着止分真僞從門入者
定非家珍語其異卽一宗之內有門庭施
設之別語其同卽兩宗之外無師承秘密
之殊卽以一宗計之如臨濟以三聖爲正

傳乃三聖絕而興化傳佛果以大慧爲正
傳乃大慧絕而虎丘傳洞山以曹山爲正
傳乃曹山絕而雲居傳此一宗竝傳難分
旁正也以兩宗計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
登授子終嗣德山是洞而濟也丹霞親承
馬祖印可終嗣石頭是濟而洞也此兩宗

互傳難分賓主也智過於師何煩提掇魔
外習服何煩鬪爭善哉妙喜自贊云如化
鵬鵬直自化耳豈有法哉笑隱亦抗聲於
晦機云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此的的
威音那畔話乃一花五葉之真種子也當
此滄桑陵谷虛空消隕之時有如山翁和

上者以普心大心無邊見心止尋花葉根
株不問葛藤枝節俾全沒交涉如訢師此
錄者忽地冷灰豆爆血濺梵天豈得與逼
塞虛空者同日語哉感而識之閣筆三歎
順治丙申嘉平月望國子司業前戊辰二
甲進士虞部郎副廷尉曹溪弟子福徵

樛李道一居士埽菴譚貞默槃談誤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 廷俊 慧曇 中孚 等編
住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

師於至大四年八月初一日就杭州路淨慈禪寺書
記寮受請入寺

上堂云拈華付法面壁安心列派分宗遞相鈍置拈
拄杖畫一畫云一畫畫斷了也且喜天下太平然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新長老出世爲人畢竟明什麼
邊事不見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
麼爲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寶壽擲下拄杖歸方丈斬釘截鐵發揮格外真機捏
聚放開顯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
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猶涉程途且到家穩坐
一句作麼生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沈水白雲中
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諸人十二時中折旋俯
仰上牀下地開單展蓋不是海印發光晝明夜暗暑
往寒來鵲噪鴉鳴風動塵起不是海印發光雲門胡
餅趙州喫茶雪峰毳毼金牛作舞不是海印發光有
底便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也
是泥裏洗土畢竟如何土宿領下髭鬚多南海波斯

鼻孔大

上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啐啄同時箭鋒相直一拳
還一拳一踢還一踢牛頭南馬頭北

結夏上堂栢巖開粥過夏西院商量兩錯嘉州大象
腳蹋地陝府鐵牛頭戴角喝一喝切忌無繩自縛

青苗會上堂改旦令辰恭惟首座大衆起居多福數
日祈保青苗有煩颯經風雨以時天之道百穀生成
地之利所以祖師道心地生諸種因亭復生理果滿
菩提園華開世界起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走到西天
卻歸新羅國裏去也卓一下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三寅

上堂舉香嚴和尚示衆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蹋樹樹下有人問祖師西來意荅則喪身失命不荅則違他所問正與麼時如何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師頌云一回拈起一攢眉上樹何如未上時誰在画樓明月夜倒拈王管向風吹

上堂根塵無礙物我一如鍼眼魚吸乾四大海螭螟蟲吞卻須彌盧因甚菴內人不知菴外事良久云彌勒街頭拖布袋趙州壁上挂胡盧

上堂黃龍南和尚云說妙說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所以佛法二字烏回未嘗道著雖然也要大家知有拈拄杖云鎮州出大羅蔔頭青原白家三盞酒客來隨分納些些相逢不用揚家醜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拈得鼻孔十字街頭打失眼睛汝諸人還曾檢點也未明如日黑似漆萬仞崖頭撒手行無位真人赤骨律

上堂舉德山到瀉山挾袱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復云也不得草草便

具威儀再入相見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云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卻法堂著草屨去也瀉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頌云大方獨步左旋右顧金烏拍翅海波翻鐵網倒挂珊瑚樹橫機莫莫萬象平沈全殺全活能縱能擒莫嫌老大無筋力譚笑之間錦綉溪

上堂拈鎚豎拂捏目生華舉古論今虛空釘橛楊岐和尚道須彌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直饒吞得透得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

是衲僧分上事歸堂喫茶去

開爐上堂住院慚無福冬來事事無家貧羞見客炭少未開爐壁破添泥補窗虛欠紙糊西來無祖意勘破老臊胡

上堂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有一女子近佛而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不能出此女定下方過四十二恆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

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囑明出女子定囑明於
女子前彈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舉了拈拄
杖云一串穿卻

上堂藍毼破衲朔風吹土面灰頭涕滿顙立雪少林
求法處畏寒汾水罷參時石崖剝落摧山骨冰壑嶙
峩裂地皮驚起法身無著處倒騎鐵馬上須彌

住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寺開堂拈香云此香爇
向寶爐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次拈香云此香奉爲湖江等處行中書省官行宣政

院官洎諸衙門文武官僚資陪祿算又拈香云此香
昔年大雄峰頂一句下承當今日鳳凰山中五衆前
拈出奉爲前住徑山後住大仰佛智禪師晦機大和
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問荅罷乃云孤峰頂上目視
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
正眼拈拄杖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
命脈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
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刹
海說甚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
一片古皇風復舉志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

教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
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大被
志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

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
爲衆一似爲己報國爲法擇人量才授職如樂奏九
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
年鶴便翱翔

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中垂語云我手何似佛手我
腳何似驢腳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云

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廢先王之道故當
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
法子孫未致斷絕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遊山來師云笠子下拶破
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
也師云卽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聖節上堂下兜率降閭浮本迹不二御金輪宣正法
權實全彰乘願示生隨機闡化靈樞密運躋吾民於
安養之中寶鑑高提措四海於鈞陶之內故我林泉
之下化日舒長鐘鼓清時玄風遠截三輪不住施受

俱捐畢竟如何祝讚良久云無爲功德不思議淨智
妙圓體空寂

解夏上堂禪人解夏東西去莫道腰包趁早涼三界
炎炎如火宅不知何處是家鄉

上堂八月仲秋日月剝食明眼衲僧何當辯的大地
山河明暗通塞清淨本然太虛無迹文殊智入無邊
身觀音悲應河沙國百千三昧一豪頭問取長連牀
上客

中秋上堂舉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
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什物師云盤山好箇心月

孤圓又道復是何物惜乎話作兩橛報國不是將官
物作自己人情也要諸人同一受用王露暗飄無景
樹金風微動夜明簾木人鞭起泥牛吼不許蒼龍臥
碧潭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
色裏坐臥卻較些子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
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驚
拈拄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邨卓拄
杖下座

師一日云踢著頂額上一著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

諸人向甚處與山僧相見

一僧侍立次師展兩手云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許多時沒點氣息便打

除夜示衆云城居歲暮似溪邨老衲家風道自存海底泥牛耕碧落雲中芻狗吠黃昏塵塵含攝三千界法法圓成不二門一任四時如轉轂須知天地本同根

上堂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王漏門云爭奈主山

高按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師頌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豪絕釐如山如嶽犀然牛渚兮分開海底波濤劍合延平兮散作晴空雨電莫莫隔江招手有知音何待曹谿一宿覺

結夏上堂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釋迦老子於明鏡中更加繪畫報國則不然有時三頭六臂變現大力魔王有時日面月面示應大悲千手眼三條椽下倒臥橫眠十字街頭縱橫游戲卓拄杖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圓悟禪師住東京天寧日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其時大慧祖師於言下大悟諸禪德不妨奇特者箇是論實不論虛底事如人歸京必須親到見京裏人說京裏話一點外來也著不得雖然雲門道東山水上行因甚不悟圓悟道熏風自南來因甚便悟去報國不惜睂毛爲諸人下箇注腳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衆中有全身擔荷者出來與山僧相見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

撐觸演說苦空豎起拂子云山僧拂子穿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住中天竺禪寺語錄

泰定二年十月十七日入寺

山門一彈指頃開樓閣門黃河九曲水出崑崙

佛殿二千年前你有伎倆我無伎倆二千年後我有

伎倆你無伎倆何故入水見長人

據室橫按拄杖顧視左右云有麼有麼卓一下云無

人過價打與三百

拈院疏云箇是大丞相親受靈山記前底句子付在

山僧未聞者聞未見者見

指法座云坐斷報化佛頭不落玄妙階級竇入布衫雲門念七陞座拈香祝

聖問荅罷乃云夫爲宗師者提持綱要接物利生豈是細事况茲山千載名藍五天化境大丞相號令明肅出於至公山僧旣已回避無門諸人各要知時識節拈拄杖云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千年黃河清五百載聖人出復舉僧問投子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投子云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師云投子老人可謂應機施

設不犯鋒鋦中峰不免因齋慶讚一髮絲來引萬鈞全肩荷負見當人通身手眼重拈掇枯木華開大地春

當晚小參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拈拄杖云拄杖子列列掣掣不入衆數有時十字街頭橫挑布袋有時白雲景裏打雨敲風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一句全提畢竟如何話會卓拄杖云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復舉南泉初入院大衆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云大小南泉
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
於人卽向他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聖節上堂化工密運納羣生於覆燾之中端拱無爲
躋四海於仁壽之域如華藏海融攝三千世界似帝
網珠交羅百億山河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誕生底
句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請頭首上堂騰今耀古摩醯正眼洞明鍛聖鎔凡向
上錯鈍妙密定佛祖綱宗之句須是其人展主賓互
換之機要求作者所以道作大厦非一木能成涉巨

川豈一棹可濟直得焰用同時星飛電捲人境俱奪
王振金聲正恁麼時諸人鼻孔在山僧手裏且道山
僧鼻孔在什麼處擲拂子云一任橫拖倒拽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海宇歡呼人天交慶
直得石女倒騎鐵馬蹋破虛空木人鞭動泥牛耕翻
碧落阿呵呵會也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

上堂靈雲桃華光輝閃爍趙州栢樹築著磕著大用
現前兮人人握靈蛇之珠全機獨弄兮箇箇抱荆山
之璞莫莫抹過前三與後三不是石橋是畧約

佛涅槃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
是名佛滅度拈拄杖云且道卽今釋迦老子是出世
耶是滅度耶卓拄杖云同生不同死有我何用你金
柳示雙趺放倒又扶起

結夏小參與麼與麼頭上安頭不與麼不與麼斬頭
覓活德山小參不荅話先行不到趙州小參要荅話
末後太過山僧尋常只管九十日爲一夏熱則取涼
飢來喫飯有時白雲高臥聽月下之疎鐘有時卽市
邏齋振雲中之金錫不作佛法商量亦非世諦流布
阿呵呵頭上一堆塵腳下三尺土齷齪齷齪且過時

莽莽鹵鹵河沙數復舉百丈再參馬祖祖以目視禪
牀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
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
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以
機奪機以的破的百丈親遭三日聾黃檗後來驚吐
舌延平劒合今寧窺牛斗之光茫陶壁梭飛今不戀
風雲之舊迹堪笑禪流眼似睂座中誰是仙陀客
上堂選佛場開牛欄馬廐心空及第活陷泥犁畢竟
如何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月明幽室寒星分拱
辰異

謝秉拂上堂正印全提聖凡路絕箭鋒相拄照用同時一句子函蓋乾坤一句子奔流度刃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一大盡小盡數不出八臂那叱沒奈何夜叉屈郢眼睛黑

師一日問僧云選佛得甲科時如何僧無對師云一字不著畫僧禮拜師云有甚交涉

端午上堂盡大地是藥信手拈來草文殊與善財一起復一倒當機解變通更問中峰老日中或飢或飽夜後蚊蟲鴛蚤事事求如意日日添煩惱有事不如

無事好

大名路臨濟祖無傳長老至上堂昔臨濟於黃檗棒頭得旨便歸建立法幢自是六傳至汾陽皆道盛河北二百年來南北間阻行腳師僧不過淮河正宗寂寥一至於此今者夙緣慶幸見坐臨濟道場無傳和尚不遠數千里而來正令風行生機電掣作苦海之舟航起膏肓之良藥山僧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不見泉大道訪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撼一下泉推慈明就座明卻作虎

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若論作家總未是在何也一人得其體而未得其用一人得其用而未得其體如何敢稱臨濟兒孫諸德你若檢點得出非惟圖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置無傳和尚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喝一喝云文殊普賢因甚在你腳跟下過

解夏上堂舉僧問九峰西天夏末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有也無峰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峰云頭戴午

夜月脚踏黃金地師云西天此土不離寸步得道得果鳳縈金鎖我此一衆總不與麼不用修行也無功課九日中亦不虛過如今暑退涼生一任經行坐臥莫問祖師機緣總是野狐涎唾便是鶻眼龍睛也與從頭按過放出長沙老大蟲驚倒嵩山破竈墮重陽上堂中峰用處沒疎親道合寧論主與賓節笑汾陽彊分別重陽九日菊華新

爲應氏夫人小參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有般漢聞得便道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是如來妙圓眞心又有

道卽見聞覺知之性而爲佛性語默動靜坐臥經行
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大盡三十
日小盡二十九無一絲豪增減無一絲豪隔礙如斯
之輩盡是依草附木精靈與彼外道六師無有差別
所以乾峰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
始得鶩拈拄杖云看看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有情
無情盡向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各全妙用卓一
下云於斯透得便見今辰孝男楊某追薦母親應氏
夫人卽今與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同一見聞同一受
用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化事已周所作皆辦其或未

然更看拄杖子涌身虛空現十八變爲汝證據復卓
一下云百寶莊嚴無相身一超直入如來地復說偈
云我觀如來眞性海離名離相本空寂以悲願力度
衆生莊嚴百寶爲淨土衆生根性卽不同於諸境界
有差別丘陵阬坎或高下隨業示現諸惡趣發眞歸
元一念頃衆生諸佛悉平等善哉應氏淨信女於此
法門能信入如妙蓮華出淤泥如淨琉璃含寶月雖
處生歿隨世緣而於生歿如游戲靈光獨耀脫根塵
本源自性如如佛佛身清淨如虛空或讚或毀不動
搖我今無說亦無示聽者無聞亦無得一期佛事已

周圓回向無邊功德聚普願饒益諸有情同證如來
寂滅樂

開爐上堂火爐頭話無賓主中峰一一爲君舉捏不
成團擘不開貴似黃金賤如土放兩拋三是幾多五
五元來二十五

師一日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時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什
麼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棒上不成龍

結夏上堂舉天平依和尚行腳時參西院常云莫道
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名云從依

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
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依錯
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者裏過夏待共上座
商量者兩錯平當時便行住後謂衆云我當初行腳
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畱我過夏待
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
錯了也雪竇頌云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
堪悲堪笑天平老卻謂當初悔行腳錯錯西院清風
頓銷鏢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師云者一則公案叢林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

峰今日爲諸人斷看一人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賊
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
難追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
一言轉凡成聖楊岐和尚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衲僧得一時如何益孟口向天者裏透得非但轉
凡成聖點鐵成金亦能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提
持綱要荷負叢林其或未然同罷而食飯色有異
端午上堂好是中天中節當陽見不偏桃符縣壁上艾
虎挂門前理應羣機合心空萬境閒無人知此意令

我憶寒山

青苗會上堂雨澤應期秋成可望信知道一雨普霑
三草二木各遂其生一音演說大小根機各充其量
直得山前廖胡子無著歡喜處高聲唱道五臺山上
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餛子三箇胡
孫夜簸錢拈拄杖畫一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
是妖怪

鹽官州海圻行中書省會集敎禪諸山往彼祈禱師
陞座拈香云無今無古歷劫石以彌堅非色非空等
金剛之不壞以之扶顛持危則爲中流砥柱以之拯

溺濟世則爲苦海津梁惟茲海溢潰流痛使下民昏
 墊銜石填海自憐精衛之愚立極戴山敢借巨鼃之
 力伏願神力護持永息風濤之險民物生聚免罹魚
 鼃之災螫神龍於九淵開沃壤於千里高者丘陵卑
 者川澤各奠厥居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萬世就
 座問答罷乃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山河大地盡被
 恩光四聖六凡咸資化力所以道一切世間諸所有
 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良山衆
 生業重情深故有陰陽失序風雨不時慧宇飛流日
 月剝食山河崩決世界遷移近者鹽官水失故道沃

壤化海波而去生民爲魚鼃之憂官僚士庶哀號祈
 禱諸山僧衆呪力加持精進感通當獲報應記得佛
 在世時有一毒龍佛勅五百尊者降之不得忽異方
 有一尊者至佛勅令降尊者彈指一下其龍便伏大
 衆佛世比丘神通一等因甚五百尊者降彼毒龍不
 得異方尊者卻乃降之畢竟諍訛在什麼處拈拄杖
 云於斯明得非惟百怪潛蹤千祥並集直得大海揚
 塵須彌起舞正與麼時畢竟功歸何處卓拄杖云若
 無砥柱中流力誰見泰山盤石安

留有時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

須彌山在你領角邊一如底心在什麼處

解夏小參萬機不到百市千重一句全提七穿八穴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瀏陽洞山前不遘邨後不
送店中峰明日解制今夜一采兩賽去也拈拄杖畫
一畫云透過一字關撼碎三玄要狸奴白牯笑不休
露柱燈籠皆踣跳因甚如此一家有事百家忙復舉
瀉山示衆云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
坐臥始得疎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山豎
起拂子疎山云此是落聲色句瀉山便歸方丈疎山
不契遂辭香巖巖云何不且住疎山云某甲與和尚

無緣巖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山遂舉前話巖
云某甲有箇話疎山云道什麼巖云言發非聲色前
不物疎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巖云師兄向後
有箇住處某甲卻來相見瀉山至晚問香巖云問聲
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巖云已去也瀉山云向子道什
麼巖云某甲亦曾對他來瀉山云試舉看巖云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瀉山云他道什麼巖云他漢肯之瀉
山失笑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
向後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衆中
商量盡道瀉山用向上爪牙惜乎疎山失卻一隻眼

殊不知正是瀉山失卻一隻眼卻被疎山勘破中峰
恁麼道諸人還甘麼

上堂禪人九夏居工夫徹不徹三際一刹那無解亦
無結東西與南北當處盡超越袈裟裹白雲拄杖挑
明月不纏凡聖行是名大休歇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一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 崇裕 等編

住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天曆二年二月初三日入寺拈公疏示衆云一竿竹
建精藍隨心具足八十頃布金地當處圍成今日諸
官欽奉 聖旨具疏敦請開山最初一句如何剖露
金輪統御三千界玉曆延洪億萬春

指法座云抹過此土西天坐斷千差萬別就下平高
看孔著楔陞座拈香云此香全體全用胾脾大化之
初至貴至尊秀發九天之上價重甄叔迦寶芳騰優

益羅華與物爲春布陽和於大地應時現瑞開壽域
於八荒蕪向寶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
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乾元立極景星耀而泰階平
天曆在躬聖人作而萬物覩與天齊壽萬國來賓遂
就座上首白梃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
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明
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
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
揚底麼問荅罷乃云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
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刹海於一印中

具足八萬法門於一豪土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
福德藏解脫門於一毘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
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
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
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
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
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
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云四海已歸皇化
裏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
云此處宜建梵刹時天帝釋將一竿竹挿地上云建

梵刹竟世尊微笑師云帝釋爲三十三天之主雖則一期施設其奈理事未備今上皇帝以興龍潛邸改創梵宮復命禪宗發揚向上宗旨與天帝釋所成功德何啻百千萬億倍縱使虛空爲口讚歎莫窮臣僧借水獻華輒成一頌丈六金身一莖草瑠樓王殿恰相當交羅帝網山河景旋繞須彌日月光華雨晝飄龍座暖天風時送御爐香臣僧共仰恩光近五色祥雲擁帝傍

福攸同社稷山河鞏固天曆永保帝躬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欽奉聖旨以集慶路興龍潛邸改建大龍翔
集慶寺今辰挂立敕賜牌額住持臣僧某望闕謝恩
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萬歲欽惟陛下聖
哲生知神武天縱臨馭八極察民物之微情埽蕩羣
兇復祖宗之正統故自卽位荐降休祥海水不溢而
百川安流歲時告豐而五穀大熟至若光武復漢猶
崇赤伏之符肅宗保唐尙刻中興之頌皆誇一時之
虛美未有今日之聖明爰作蓮宮開八荒之壽域載
揚竺典壯萬世之丕圖用荅神庥以祈民福臣僧旣

已對衆敷揚復進一偈天上寶書新雨露金陵潛邸
舊江山九重闔闔香雲近對越天威只尺間

開佛光明示衆云體虛常焰現毘盧頂後神光妙應
無私開舜若身中正眼密覆千華羅網光生七寶金
山九重之尊貴難名萬德之莊嚴莫及而憫物願深
利生情急示同居土隱尊特軀一身變現百千萬億
應身八十相好塵塵具足一目普攝八萬四千寶目
八百功德法法圓通恢恢焉有願皆從晃晃焉無幽
不燭且道今日因甚卻要重新點眼於斯明得便見
欽奉聖旨鑄造佛像圓成臺官慶讚皇恩佛恩報畢

倘或未明更看山僧筆頭點出頂門正眼明如日覲
面當機見得親正法萬年宣聖化山河國土現全身
謝膽巴完卜上師上堂大覺世尊菩提場中始成正
覺便指娑婆穢土卽是華藏世界凡夫無明卽是根
本太智而衆生根器狹劣不能直下洞明復向鹿野
苑中方等會上四十九年隨機演說或偏或圓或顯
或密種種



逗到入般涅槃復以正法

付囑王臣流通宣教故我今上皇帝乘佛願力示現
王宮主持世界利益有情仍以潛邸崇建寶坊特命
完卜上師遠來慶贊爲佛法之津梁作人天之眼目

如優曇盞華千載一遇前日合堂官僚諸山僧衆勸
請放祕密戒可謂奇哉奇哉希有希有只如須菩提
巖中燕坐空中雨華贊歎尊者問云雨華贊歎復是
何人荅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贊歎天云我重
尊者說般若波羅密多故雨華贊歎尊者云我於般
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贊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
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密多又雨華贊歎大
衆須菩提尊者說般若波羅密多是顯耶是密耶與
完卜上師是同耶異耶非同耶非異耶驀拈拄杖卓
一下云一句渾侖無向背日輪當午八方明

朝廷降給齋糧併請監寺典座上堂我本無心有所
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楊岐金剛圈十分光彩東
山鐵酸餠百味具足若是知恩報恩不妨大家受用
且道受用箇什麼幾片白雲橫谷口數聲寒雁起滄
洲令人苦憶寒山子紅葉斷崖何處秋

請首座提點兼謝吉祥崇教二長老上堂擘開泰寧
巨靈謬逞其威百步穿楊由基未爲中的所以接雲
門嗣雪峯指臨濟參黃檗睦州眼裏無筋拽耙牽犁
種田博飯楊岐腕頭欠力龍翔尋常不敢輕意用人
不及用時以一當百如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非

惟綱紀叢林要作後來榜樣更有難弟難兄來往更酬迭唱不妨打鳳與羅龍龜毛結網三千丈

浴佛上堂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悉皆浴佛只如無邊身菩薩以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至梵天不見世尊頂相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浴直得長干塔踣跳上非非想天撞倒百億須彌山掀翻無邊香水海杜順和尚歡喜踊躍說偈讚歎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釋迦老子被他驀頭一杓隱身無地諸人隨例浴佛則不無且道杓柄長多少喝一喝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其僧擬議濟以手拓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兩鋒相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斲堊而不變者始可運郢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玉卻作小厮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馬醫無位真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度

一日有僧來參師云豎拂拈槌古佛榜樣擎杈舞劍

列祖條章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師
云不消一箇

爲奉聖滅菴和尚引坐傳佛心宗不是細事荷擔大
法須得其人所以首山風穴單丁草屋住三十年而
法道之盛過於萬指千礎後來眞淨和尚又道先師
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纔
一兩人而已可謂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今日奉聖專
使來請第一座住山畱之則孤彼來意放行則此衆
失依諸人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便見靈山會上千
葉騰芳少室峰前一枝獨秀如或未然更聽拄杖子

通箇消息卓一下云銀山鐵壁無回互草偃風行得
自由復舉楊岐在九峰受請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
云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
牽犁楊岐拽耙岐云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
峰擬議岐拓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師云楊岐九
峰損筵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衆舉揚貴要大
家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
心兩弟兄

上堂龍翔孟八郎惡辣難近傍佛祖也潛蹤從教人
起謗雲門扇子跳上天趙州葫蘆挂壁上寒山掃地

接豐干卻是南嶽讓和尚

百丈和尚朝覲回上堂一扭鼻頭痛一喝雙耳聾黃金不重鑛獨坐大雄峰佛智先師將百丈祖師活計一時併蕩賴有東陽法弟向九重城裏萬乘之前全壁而歸致令山僧均受光寵今日不敢囊藏對衆明明顯示諸人要識祖師麼拈拄杖擲下云西天此土無人識五百生前箇野狐

金山長谿和尚遺書至上堂大法既微賴恢宏於堪忍界內幻身雖沒當鼓舞於寂滅海中臨濟道不得滅吾正法眼藏大覺道我要付與一隻箭良由弘法

心重懸物情淡故有落草之譚諸人還見金山垂手處麼鐵船無底蹋翻去依舊東山水上行

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毘盧之頂其體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偏之相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豪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义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

廓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臣僧與麼讚揚且道還契
聖意也無良久云優益天香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
浮復說偈云佛心覺焰妙無遺包括乾坤轉化樞日
應萬機常歷歷那伽大定自如如三千刹海毘盧藏
百億山河帝網珠惟願不忘悲智力重開慧日焰昏
衢

前堂首座赴保寧請上堂開無明華結三毒果魔王
惡業現前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白拈手段尤高所以
百丈再參馬祖震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之
不覺吐舌始知大機大用不假師承鉗鎚妙密屬乎

當人如我仲方法弟先師之所敬畏頃辭海上名藍
屈爲山中表率茲奉丞相鈞命往赴保寧之請所謂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鎔凡鍛聖烹金爐耀古騰
今打鳳羅龍龜毛網漫天市地直得無路可行無門
可入山僧爲汝諸人作箇方便拈拄杖擲下云喪身
失命知多少照顧南山驚鼻蛇

佛智和尚忌拈香者一著子不從人得豈假師傳雖
是久從此老且無絲豪交涉二十年前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二十年後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休
休鳳棲不在梧桐樹一度西風一度愁

上堂拈華微笑彩奔靛家斷臂安心漏逗不少汝諸
人分上又作麼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靈隱獨孤和尚遺書至上堂靈機絕待不涉去來妙
用無方寧存軌則大梅聞鼯鼠聲埋沒自己普化索
木直稜誑惑他人爭如我靈隱和尚隨緣施設不墮
功助七十四年光前絕後直得飛來峰起舞冷泉亭
踣跳諸人還見此老涅槃後大人相麼落落橫身三
界外堂堂獨步劫空前

達磨祖師忌拈香八百年前向者裏落節卻贏得一
著八百年後向者裏拔本卻輸了一著且道是那

著一任天下衲僧貶刺

謝頭首上堂看看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憑誰委打
鼓當陽普請看萬象森羅齊起舞西序叢林喜得人
冲霄鸞鳳看高舉進退威儀揖讓時就中一喝分賓
主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喝一喝甜瓜徹蒂甜苦
瓜連根苦

除夜小參星馳電急物換時移大威德殿麻哈刺與
天帝釋巡行世界蹉脚蹋翻香水海大地平沈正當
新舊歲君交承之際不覺手忙脚亂舜若多神出來
唱言蘇嚕唎唎唎蘇嚕諸人還會麼卓拄杖云意

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復舉雲門示衆云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
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師云大無外小無內塞壑
填溝泥團土塊倒騎佛殿出山門露柱燈籠俱不會
上堂狸奴白牯笑相逢報道新年喜氣濃五鳳樓前
聽王漏須彌頂上擊金鐘

上堂近日堂中清衆染患諷誦禱祈悉皆平復只如
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作麼生透有般漢聞得便道
嘉州大像耳聾陝府鐵牛白癩兩箇病痛一般咄哉
漆桶不快且喜沒交涉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旃

檀樓閣白牛車曉日光籠五色霞誰向東風歌一曲
御園開徧牡丹華

師室中常舉百丈野狐話問僧對者多不契一日自
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阬伏惟尙享

上堂金雞頒號運天上之風雷王燭調元布人間之
雨露而沙門釋子特免差徭蓋是夙承佛記令法久
住所以前日山中進退兩序亦欲各効乃職同轉願
輪掀翻龍藏凡聖不居拈起金槌佛祖乞命如香林
之侍雲門楊岐之佐慈明以之續佛慧命以之荷負
叢林如斯保任未足酬恩不見道劫石有消日君恩

無盡時

上堂舉長沙岑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山云人人有者箇事只是用不得岑云恰是倩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長沙與一蹋蹋倒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師云一人開關延敵一人埋兵掉鬪若是者箇事總未夢見在

聖忌滿散藏經上堂釋迦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四十九年宣揚正法化導羣生至法華會上爲諸弟子授記作佛始暢本懷然後入般涅槃示化儀之有終也如我文宗皇帝乘佛願輪續皇正統靈樞

密運廓清魔孽之封疆寶印全提紹正祖宗之神器屢推義讓廣布仁慈宰輔効忠建大勳於伊呂嗣皇繼聖臻至治於唐虞八表歸仁萬邦樂業而奄棄臣民復歸佛位皇太后遣使頒降金帛看閱大藏經文上資聖駕佛化王化功歸一揆金輪法輪同轉道樞於一豪端現寶王刹當處圓成破一微塵出大經卷稱性演說其見色也頭頭彌勒其聞聲也處處觀音文殊於無差別智現有差別身普賢於有差別境入無差別定刹刹自然正受塵塵法爾禪那何處不成等正覺何處不轉大法輪何處非化導羣生何處非

入般涅槃又何福不臻何恩不報如斯提唱猶是教
乘展演之譚只如不落玄妙機關一句如何剖露良
久云先皇功業垂無極聖子神孫億萬年復舉東印
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齊次王問云衆僧看經尊
者緣何不看尊者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
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師頌
云是經常轉百千卷越聖超凡亙古今阿闍自便丹
鳳宿澄潭豈怖臥龍吟江河淮濟同歸海釵鈿餅盤
共一金縱有虛空廣長舌宣揚不盡聖恩深
冬至小參晷運推移日用親全功不借妙通神石牛

長吼天邊月鐵樹重開劫外春寶鏡當臺含有象太
阿出匣淨無塵埽除佛祖閒途轍始稱歸家穩坐人
雖然只如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
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諸人作麼生
商量若也道得非惟豁開正眼光耀乾坤亦乃截斷
衆流不存涓滴如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復舉
慈明揭榜堂前復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
中首座一見便云和尚今晚放參師云衆中盡作奇
特商量其奈傍觀者晒龍翔則不然慈明如蟲禦木
首座偶爾成文崑崙來處無涓滴流出黃河九曲渾

謝首座秉拂上堂舉大慧和尚在雲居園悟會中作
首座冬夜秉拂昭覺元禪師出問眉間挂劒時如何
大慧云血濺梵天師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
識生氣凜然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
獅子筋琴一奏則衆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
皆喪我此一衆親近承事勿生疲厭各隨根機成就
法器雖然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
之風可負垂天之翼

一日衆僧參次師云鐘鳴鼓響爲汝發機露柱燈籠
爲汝作證因甚來者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僧

罪過

除夜小參山林城市誼寂何分世出世間聖凡不二
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茲山官寺先帝潛
宮雖衲子於此安禪而官貴往來襍遯前日講習賀
正朝儀規行矩步無非佩王腰金武畧文韜總是麒
麟解廌又見攢華簇錦發揚出格風光鬼面神頭展
演當行旂鼓直得張公喫酒李公醉鍾馗解舞十八
拍金雞唱曉石女游春卽事全真開舜若身中活眼
借功明位現毘盧頂後神光一一葢色騎聲一一超
今邁古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見聞一句無目仙人

能揣骨開市相逢把手驚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
云趙州七斤衫未舉先勘破休論重與輕且喜冬寒
過

元旦上堂金剛正體露堂堂萬象森羅般若光泯去
來機超當念無陰陽地理全彰木雞報曉曉溪巷石
女迎春出洞房共喜龍河多瑞氣天風時送御爐香
育王石室和尚至上堂金欄傳外倒卻刹竿祖禰不
了九峰牽犁楊岐拽耙殃及兒孫逗到今日戶破家
殘更是不堪拈掇賴有育王法弟布漫天網魚龍鰕

蟹齊收揮金剛王佛祖人天乞命起妙喜已墜之宗
承先師最後之託龍翔只得倒退三舍何也正法眼
藏瞎驢滅少林的髓付神光

上堂入夏已半月爲問寒山子天台不歸去頭白紅
塵裏賴有同道人相伴爲知己文殊踞虎頭普賢收
虎尾佛法忽現前不用生歡喜洗面摸著鼻元是自
家底

東林古智和尚遺書至上堂拈兔角杖敲出佛祖骨
髓握吹毛劍埽蕩今古葛藤臨行道箇聽末後句烜
赫虛空如臨濟滅卻正法眼得三聖直下承當盤山

告衆索傳眞普化獨解翻筋斗龍翔與麼追悼衆中
莫有換手搥胸者麼擊拂子云寥寥天地無知己不
聽遺音空絕絃

結制小參行腳高士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放下衲子
如放下一座須彌山不肯造次况四來兄弟同此安
居莫非宿緣明日結制今夜小參謂之家教如家裏
人說家裏話心心相照眼眼相對一點外來也著不
得須要如實而說如實而行方爲相應每見近時宗
師教人提箇話頭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人看僧
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使其朝參暮參

疑來疑去謂之大疑必有大悟雖是一期善巧方便
其奈愈添障礙以故愚癡之輩一丁不識竊吾形服
經教不知戒律不守問著百無所能但道我請益善
知識舉箇話頭口裏誦心裏想如三家邨裏學堂教
小兒子念上大人相似眼醒記得睡著忘了或用心
太過愈疑愈亂遂至失心顛狂或妄生卜度胡言亂
語誑嚇無知或癡癡兀兀黑山下鬼窟裏淹過一生
直至頭白齒黃眼光落地不得纖豪之力殊不知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又佛說才有
所執謂之計著便墮常見若總無心謂之自然墮在

斷見故外道六師爲佛所訶作止任滅目爲四病正
謂此也吾今教汝直下知歸當頭領略汝卽今自己
昭昭靈靈了了常知底與空劫那畔未有人物世界
已前一段廣大光明會無少異只爲瞥起一念便有
三界二十五有輪轉升沈無休無息如今將此一念
回光反照湛如止水瑩若明珠常覺不昧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至於出處入生捨身受身去來自在如游
園觀或示三十二應如觀音大士或現千百億身如
釋迦世尊至如聲聞悟四諦法緣覺悟十二因緣菩
薩修六度萬行佛住等覺妙覺皆不離此一念回光

反照之效也一大藏教橫說豎說西天此土諸大祖
師天下老和尚行棒行喝種種方便無非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幾曾教你別起疑情自生障礙山僧與麼
告報不妨直截但如是體究如是承當親到發真歸
元之地則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成佛無疑矣雖然
忽有箇出來道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心說性說長說
短拽下禪牀痛打一頓也怪他不得如或未然密把
鴛鴦閒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

一日有僧來參師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
你腳跟下過去了也僧顧視左右師卽喝出

上堂妙喜祖聞圓悟舉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忽
然大悟且道悟箇什麼臨濟破夏上黃檗中途疑著
卻回終夏又疑箇什麼我此一衆箇箇氣宇如王誰
肯喫人殘羹餽飯雖然也須是腳踢實地始得

謝書記藏主侍者上堂臨濟三玄三要指鹿爲馬黃
龍佛手驢腳喚金作鎗一大藏教是切脚三千刹海
一浮漚吾孤負汝汝孤負吾劒去已遠刻舟奚求休
休青山歸未得又過一年秋

聖忌滿散藏經上堂掀翻寶藏不涉言詮頓悟經王
寧拘文字所以道在聖同聖在凡同凡在天同天在

人同人塵塵爾刹爾念念爾不動纖豪修證心一
超直入如來地諸人若能如是披閱方可上承文宗
皇帝神御頓轡圓覺妙場遊戲大華藏海住佛境界
同佛受用或示千百億身四聖六凡羣機齊赴或現
三十二應河沙國土妙用全彰如是則祐我邦家福
我黎庶功高莫報恩大難酬正與麼時且追嚴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
德復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揮尺一下便下座師
云法筵龍象聽全提大士何煩按尺揮真俗混融猶
有化君臣道合自無爲風吹日炙毘盧藏鵲噪鴉鳴

諸佛機三會龍華齊渴仰人間天上幾時歸

徑山元叟和尚遺書至上堂昔妙喜祖到蔣山應菴和尚上堂云天下具大眼目尊宿惟法叔一人而已今我徑山法叔再世妙喜也小侄曾聞于朝請爲茲寺開山而未果所願遺書忽臨如觀象駕之至堂堂正體儼金錫之橫肩琅琅法音聞虛空之振鐸四衆攀戀不勝哀感既是生歿無間未免賓主相見去也傳家只箇金剛王雷與兒孫作標格

達磨忌拈香東土西乾無授受一華五葉自芬披兒孫豈敢超宗祖只要家風似舊時顧衆云達磨大師

來也大衆同伸三拜

冬至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四時運行萬物資始直得護龍河上化日舒長觀稼亭前祥雲五色城市笙歌鼎沸士女遊觀山堂鐘鼓淡沈衲僧禪寂真諦俗諦不二佛法世法混融所以道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問一荅十問十荅百當陽突出須彌盧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信口敲破鐵酸餇一句三玄一玄三要千牛拽不回先照後用先用後照後鶻趂不及離四句絕百非則不問如何是摩訶

衍法卓拄杖下座

上堂摩竭掩室拂跡生毘耶杜詞離文喪德何況
據曲杲木鼓兩片皮如以五采繪画虛空徒自勞爾
山僧尋常不陞此座貴在心心相知而道場豐安二
法弟來訪勸請爲衆敷揚記得夫容訓禪師訪實性
大師實性以右手拈拄杖過左邊云此事若非夫容
師兄也大難委悉諸德看他得底人直是不肯容易
動著所以長慶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且喚什麼作參學事擊拂子云羚羊挂角于峰外更
有羚羊在上頭

笑隱訪禪師語錄卷之二

頭頭合妙用而常寂寂而常照如鏡照像如谷答響
非色非聲非促非廣分身國土處處圓通鷹巢蚌腹
月景春容我贊我禮萬象發機水鳥演說林木流輝
洗我根塵常光三昧願我成佛空衆生界

繡觀音童女相二

金鍼密密王纖纖華鈿雲鬢翠欲添三界漂流溪似
海與誰攜手夜明簾

金鍼映日發天葩王綫風前整復斜共喜慈容開月
面誰知春色在儂家

金剛經書觀音像

識得金剛體自如空萃結果彊塗糊雕蟲設費二年
楮游蠃空縈九曲珠大士塵塵三昧力衆生念念剎
那殊願輪拂盡河沙劫誰道天衣重六絳
提魚籃像

垢面蓬頭垂鬢脚淡情不遣旁人覺籃裏金鱗不直
錢褰裳特地呈瓔珞恨殺擡頭蹉過多萬里江天雲
漠漠

草衣文殊

草衣披體髮毵毵不識前三與後三鈍置毘耶師子
座天華如雨兩忘譚

拈玻瓈問無著老用盡赤心著草衣向呂惠卿打失
隻眼助揚七佛古風規也是逼人供歎款百億毛頭
師子不用施呈二十五位圓通何勞分揀甘心貶向
鐵圍山南泉門戶如天遠

維摩居士

大雄出世衆聖輔之敲唱雙舉啐啄同時如雷轟而
蟄動龍躍而雲隨所以淨名不起于座搏妙喜世界
如陶家輪非凡非聖全俗全真取飯香土借座燈王
一激一揚其道愈光旣非法爾如然何有神通之妙
若論不二法門向上更有一竅

十六應真

稽首十六大開士天上人間恣遊戲龍孟虎錫千萬
里白雲在天天在水變現種種諸三昧何似山僧百
不會飢來喫飯飽喫神通只有者一解

達磨祖師三

在彼中天篤生聖人大法之統是承是遵如時在春
如雨潤物如月之明如日之出解駁羣冥照無偏虧
六宗孔熾闢之以詞顧瞻神州有大乘器十萬西來
不我退棄亦有經論百家之師豈不臻與道人多岐
壁觀耽耽不顯神異大法之傳待授之器立雪有徒

斷臂而前咨爾得髓可以比肩五葉一華化周三極
拜手頌言以贊以式

三遭獻別者不若全壁而歸投竿汙池者寧識五十
之牯故一葦絕江去梁游魏然假其物反其主負其
命者歟無悔分髓分皮餘波未派遣臭萬年彌天之
罪古德有言師心兮戴

航海而來游梁歷魏悽悽無地容身覓甚大乘根器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賴有末上
一機借人鼻孔出氣隻履翩翩歸去來從此虛名滿
天地

六祖大師

菩提無樹皮穿骨露明鏡非臺確觜華開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夾截虛空重增障礙一華流五葉之芳四
海疏曹谿之派王綫金鍼不見蹤空畱古錦令人愛

黃檗禪師

宗門有大機一喝怒雷威耳聾既無及吐舌亦奚爲
泰寧擘開今孰識巨靈之斧鑿鴻濛忽判兮徒驚元
氣之淋漓賴逢臨濟小厮兒痛拂六十如蒿枝宣宗
驀被攔腮掌裴相親遭腦後槌所以金聲王振千載
之下龍驤虎驟百世之師寶所化城元不住當觀密

室爛如泥

風穴禪師

柴肩槁項骨露額鐵單丁草屋免被人嫌對廓侍者
擘破三玄鬼窟活計向汝州牧誇張鋪席誑嚇閭閻
咄哉黃面湔子鈍置殺人臨濟法道遇風而止識不
虛占如此繼紹祖位畢竟是何種草苦瓠連根苦甜
瓜徹蒂甜

首山禪師

日輪午後全身現徧在春風百草頭描不成兮画不
就楚王城畔水東流

汾陽禪師

高莫逾於天厚莫逾於地以天地而喻道高厚有所
未至荷擔此道夫豈細事矧茲重器繼佛祖位猗歟
汾州法中鳳麟如彼重昏照世日輪三玄戈甲五位
君臣妙得其機七十一人搏取大千藏於一塵一塵
不立剩卻法身阿呵呵見也麼萬象明明該不得重
陽九日菊華新

徑山佛智先師爲靜隱菴主贊

釣鯨鯢者不屑於鰕蟹擒虎兕者何有於犬羊故慈
明接黃龍而諸子盡廢圓悟得妙喜而其道益昌稽

首我師五坐道場辯說無礙雷雨八荒宐若種族羽
嘉鳳鳳眼明獨許阿那律靜隱菴中一炷香

又爲楊岐昕長老贊

有院不會住有話不會舉甘墮野狐身錯荅一轉語
分臨濟三玄要半合半開拈仰山四藤條或賓或主
凌霄峰頭雲梅華洲上土付與磬窠兒合火相聾聒
踢出楊岐三腳驢敲殺南山白額虎

上竺湛堂法師像爲大雄天紀常講主贊

屠龍烹鯨者非圖果腹而食追風捕景者不與爭道
而馳非疑世以駭俗固小大之異宜觀師之校經赴

召天澤淋漓窺玄肆辯佛海渺瀰故東南麟龍咸願
進籌而入室京輔耆宿何止折角而交綏况行道觀
夫時說法善其機支遁購沃洲以千金豈如吾土而
吾有辯才棄天竺而復反孰若忘去而忘歸尚眷疇
昔莫報所知粉繪風生翹想雨華之會銀河瀉浪空
瞻斗柄之垂天闕千載嗚呼噫嘻

仰山了堂和尚像爲瑞州眞南山長老贊

叢林楷模古德風度園鑑待之雲門靈樹卽字堂前
父子激揚凌霄峰頭主賓交互擎擎臨濟三玄要指
出巖頭末後句一味謗佛謗祖不問西天此土誰道

入滅闍維無數舍利堅固更是傳家不乏人驛驢要
試追風步

中峰和尚像二

叢林以五山稱雄師則力辭其聘未習以言說相尚
師則示之實證力救時弊埽空禪病疏萬派於同源
會三宗於一鏡解使臨濟白拈莫辯蹤由破蕩高峰
活計更無少剩然假物者歸其主殺人者負其命氣
類相感土梟破鏡豪髮無差一印印定繪之五采錦
覆溪窸我作贊詞虛空安柄

有妙喜之波瀾而不住凌霄峰有圓悟之福慧而不

對延和殿然萬衲趨風豈止千七百之圍繞金欄兩
賜寵逾中使之名見正體絕偏園虛空無背面月景
春容處處同畱與人間作方便

斷崖和尚像

短衣勃窣寒涕垂頤不纏凡聖賣俏放癡歿關拶透
活路藕絲牽動須彌大地平沈處處空粉碎時非語
非默不落斷崖之句或嘖或喜全施陷虎之機三千
里外有知己大唐國裏無禪師

徑山曇芳和尚像

河漢流天匪舟楫之能濟麟鳳在野豈網羅之可羈

故山林可傲於鐘鼎以道德爲之著龜錫號既同卽
圓悟際中興之主佳名適合如南陽稱一國之師大
江以南鐘山之陲涌五天之樓觀陶萬化於鉗鎚功
成不居委之若遺惟茲凌霄之獨步益有吾祖之遺
規亦將風動羣公求駿骨於月窟雲屯萬衲期鯢化
於天池也

慈化昱長老像

福德具足法之棟梁願力堅固世之津梁峻機捷出
應變無方如覆水建瓴而下轉九千仞之岡豈造物
欲試其設施成彼百鍊之剛故化煨燼爲金碧起萬

間之積廢愈熾而愈昌有陣堂堂有量汪汪卒而遇
之烈日秋霜搆不及處石火電光繪之五采我作贊
章刻舟求劍匪愚則狂緊爾後人瞻仰勿忘

法寧寺明東巖法師像其徒淨練江求贊

威可以服衆不若退而使人之懷思辯可以折人不
若默而使物之自信食其實者不玩其華圖其遠者
不屑於近所以公雖匡徒不足盡其設施行道不足
廣其令聞悟經王一喝猶疾雷破山析法相四門若
餘地游刃至若纘天台之隆緒起雲巢之遺構玅斲
無痕潛機獨運我不識公及聞遺訓至今琴川山木

輝潤况有箕裘付克家驂騑墮地看神駿

黃龍靜山和尚像

誠孚于物量充乎器偉哉慧朗克家允矣章濱起廢
靜而常用不謬仰山之同名生歿一如已驗紙衣之
再世莫窺其淡寒泉無波或玩其華春嶽崇麗倏而
白刃無前誰敢三關掉臂虎逝龍亾山澤空風雲凜
凜猶生氣

南昌饒益院端山主像

疎髯霜茁槁頰春融臨事能斷破竹莫禦明理而辯
建瓴無窮機用類遠錄公接投子續大陽之派家法

如郁山主得白雲嗣楊岐之宗至於闢境瘠成萬金
產化瓦礫爲夜摩宮淨行冰雪壽考喬松媿我百城
煙水倦德雲不下妙高峰

無錫崇德寺主像

屹若雲凝肅然鳳翥一壑高風五湖襟度雖不出游
而龍象來參不事交接而名公螳慕譬之寒泉古井
其味愈甘美王在山光華外著我不識公贊之縑素
華雨何時一笑同側聽辯瀉銀河注

前香嚴長老太虛法弟像

瑚璉雖貴不如荆山之璞爲棟爲梁不若喬松之臥

壑故仲靈覺範匡徒無萬指千礎而任重致遠猶江
海之與山嶽吾太虛之超軼與二翁而抗衡背觸竹
篋散晴空之白雨金剛寶劍轟蟄戶之雷霆方披衣
而得座俄堅臥而掩扇予跂望之衆所待先師門戶
冷如冰要學楊岐九峰老拽耙牽犁過此生

前住撫州永安東麓和尚像

雅度汪汪橫機莫莫中峰正傳韶音九成南州克家
祥麟一角寵承綸音光昭故里山川據坐永安幻出
五天樓閣金剛寶劍當面揮知音誰是張天覺目光
如月雪眉淡凜凜清風動丘壑

撰述
今傳加信三金卷三
僧古泰畫其師刺失八像求贊

音通五竺裔出西涼籌室預上師密記茜衣染九重
天香持呪降魔傳不空之祕密搖鈴入市效普化之
佯狂混融真俗空諸有家世源源法派長

藏山寺福長老像

地湧醴泉不如稻梁之適用天垂慶雲孰若雨露之
濡滋故公之務其本而不求其末究諸實而不玩乎
辭淨土兼修獨得永明之旨金鐸一振重明普化之
機萬象森羅聽號令千年祖道賴綱維休論幻住分
皮髓稽首優曇第一枝

臨江靈峰寺通智大師像其孫玄首座求贊

採王訪荆山求木入鄧林吾宗優曇華粲粲碧雲岑
王泉派出南泉會百川同歸于海竺土心傳東土鎔
衆器而爲一金神劍變化兮空望斗牛之氣靈犀出
沒兮孰測滄海之深噫吁嘻斯人往矣徒勞我心園
應室中雪曲音調高誰和沒絃琴至今靈塔清江潯
時聞風雨蛟龍吟

信南海像

嗣佛智

說拍盲禪得無師智解使臨濟白拈慣用南山驚鼻
只因行腳欠逢人錯會百丈下堂句從茲大度嶺頭

歸相喚相牽落魔魅同條生不同條灰誰是難兄與
難弟有徒画像拜吾前宿世冤慙沒迴避當如土梟
破鏡之羣搜其窟穴勦其種類三十年後爲汝出氣
受業水陸寺重開山和尚像

虎齒電眸厖眉槁項東寺風規趙州輩行畚除瓦礫
爲夜摩之宮坐斷要津於西江之上至若家法不墜
有白雲受業於茶陵佛堂放光與古靈同師乎百丈
我贊我頌舌結詞喪天外望神光虛空同壽量子孫
祿還多龍象

天池孤山和尚像其徒茂侍者請贊

全德者不借重於有位傳道者不求合於當時昔有
人焉風穴楊岐克荷臨濟之宗如九鼎之縣一絲偉
哉山翁配古不慙真圓應之的嗣作後學之司南一
坐天池四十載二三四七非同參天鐙萬點來溪夜
謾許文殊共對譚

慈化愈長老繪師像請贊

心法之妙言不能宣大用現前心無所傳所以永嘉
到曹谿趙州見南泉機籟自應神光渾圓如水流地
如日行天放出南山鼉鼻乾坤失色驚起東海鯉魚
風雨八埏宗門媿承乏獨駕百漏船皮穿并骨露鼻

孔穴半邊藍江念疇昔共聽蓮峰狼何當撼宿憤毒
手負老拳寫寄丹青相似否宜春臺上月娟娟

寶山趣長老請贊

百丈一喝聾三日臨濟六十蒿枝拂我無一法示來
參慚媿有口如木楔佛手驢腳不須呈日月面是
何物無端持向寶山堂風雷撼動蒼龍窟

清泉海長老請贊

金襴傳外倒卻刹竿祖翁活計戶破家殘正法眼藏
瞎驢邊滅一印印定虎體元斑提趙州七斤衫捉襟
肘見拈洞山三頓棒齒齧穿如今分付南泉去漲

起西江十八灘

阜長老請贊

百丈錯荅一轉語德山不會末後句流傳後代轉誦
訛火裏要栽無景樹潦倒龍河無本可據帶雪烏雞
重遭指注分付長寧但與麼去西河師子自超羣天
岸麒麟看獨步

番易月長老請贊

字不識禪不參一味鹵莽指北成南不會末後句錯
認前三三竊比石門老何以繼雲菴高風難想像憂
患卻同諳粉繪徒描邈相看轉不堪結茅期歲晚黃

葉滿千巖

南禪裕長老請贊

叢林三種住持說法供衆修造住山三十餘年檢點
件件不到讀書不能輔教參禪不能傳道只會怒罵
揮喝一味倔彊性燥興化趣出克賓馬師蹋倒水潦
非假惡辣鉗鎚曷稱吾家種草要教此話大行分付
南禪長老

資聖良長老請贊

徧急似暴坦率似傲所至遭譏謗與俗寡交好隨緣
住官寺虛寵慚錫號不會臨濟禪只胡揮亂掃攀攀

三玄要句意俱不到照用不能分主賓互顛倒資聖舊
相從玄關許溪造有箇末後句終不向渠道滅卻正
法眼方始稱跨竈

偈頌

送武寧興上人歸廬山受業

修江瀉碧六百里雲錦晴開九疊屏奪境奪人俱不
涉應門童子笑相迎

玄力二上人參徑山

佛祖玄關俱透徹杖頭有眼莫匆匆裹囊此去無千
里要見凌霄八十翁

問訊東南一國師通身手眼辯親疎渾圖一句百雜
碎井底蓬塵山上魚

送古愚長老歸廣西

乘傳天香滿毳衣馬王閣上看雲飛早知山卽如如
體何待尋山海上歸
我苦逢迎獸住山公方說法動龍顏要開壽域同荒
服萬里重歸象桂間

贈天童言侍者

汝負吾今吾負汝曲如鉤處直如絃鄞江水急東流
去太白峰高不到天

天竺山中曾共住石頭城下再相過龜毛布作漫天
網鸞鳳沖霄奈爾何

賢侍者入剎

有語不煩抄紙襖御園紅葉正堪書龍翔何處相孤
負一棹西風又入吳

送質上人

道人質直無虛偽熱便乘涼飢便餐八字打開挨不
入前三三與後三三

送淵上人

經行坐臥總隨緣日用何曾涉正偏無景樹頭風浩

浩夜明簾外月娟娟

至樂

自家受用常三昧逆順縱橫本自然浩浩紅塵安養國
炎炎火聚四禪天

贈海南無礙長老

僊耳曾聞王局歸潛龍猶記識天威朱崖滄海九千
里一錫閒雲自在飛

琪上人歸海南

嵩老鐔川川上住奏書閭闔五雲開六鼇夜負神山
去猶有僧從南海來

月藏主由隱靜歸番禺

一大藏教是切腳畢竟何人識正文千歲岳頭今夜
月共看丹桂落紛紛

青山九折隱靜寺八月風高彭蠡湖拄杖頭邊明歷
歷須知同轍不同途

禪藏主歸湖南

當頭撥轉如來藏日用縱橫得妙時佛手未收驢腳
展雷聲纔動電光隨

三關設說黃龍老千歲誰誇寶掌師此去逢人莫輕
忽湘南潭北好提持

送僧歸番禺

參禪行腳丈夫事變化當如北海鯢不見同鄉元覺
老洗光佛日照塵昏

血書蓮經

重重寶藏一豪端於一豪端揭示看六萬餘言血滴
滴黃金難鑄此心肝

恩知客省親

織屨養親非所奉白金稱壽欲何爲知恩一句重相
委荆棘林中紅爛時

送僧歸淮

清淨身心古道場更於何處覓家鄉破頭山下重來
路樹樹秋聲帶夕陽

趣禪人歸番禺

我苦住山縈世故上人歸計亦多忙如何得到無心
地同愛空山白日長

送僧

普化搖鈴穿市去懶殘種芋傍巖隈道人風度略相
似短褐徉狂歸去來

阜藏主歸盱江

如來藏裏摩尼寶獨許當人搆得親歸去盱江毋自

棄橫拈倒用總家珍

覆船與我舊同參
送子南來爲啓緘
千里相呈如對面
卻嫌華雨落
穆穆

境維那歸百丈

靈境仙華天上種
御園桃樹洞中春
九重雨露曾霑潤
肯受人間一點塵

天下叢林百丈規
乃師奉旨整綱維
法王法令重行日
龍象筵中聽白槌

題中峰和尚墨蹟

緝瀉雲興諸佛機
不堪把玩涕交揮
仍愁玉匣誅龍

劍穿屋終隨霹靂飛

送雲侍者

吾祖拙菴家法在
故園風物亦依然
竹篋背觸重分付
驚起神龍蟄九淵

箭鋒相直的破的
啐啄同時機奪機
卽此用兮離此用
當觀一喝耳聾時

眞侍者歸江西

受業江西家七閩
駿奔天岸王麒麟
逢時莫作褪華杏
要見蟠桃劫外春

宗門大機與大用
如射百發期百中
鳥窠拈起布毛

吹腕頭何止千鈞重

送僧

祖意與教意如何辯異同
玄關通鳥道法寶祕龍宮
卽體須全用當機不借功
等閒逢作者不惜話西東

送悟上人

荷笠出三韓南詢敢避難
不隨諸境轉貴要自心安
杜順法身句雲門一字關
門庭俱歷過掉臂可東還

送听上人

知識門庭別寧辭萬里游
身心無少懈智願得兼修
普化搖鈴鐸三交駕鐵牛
海邦弘正令大法識東流

次韻送僧

諸祖門庭未易窮千差萬別要歸宗
德山只得三年活百丈親遭一喝聲
謾把寸蠡量海水休將利劒擲
虛空自家田地從棲泊何必叮嚀問祖翁

當住院使印施金光明經

中天慧日破重昏恭閱遺言道
自尊包括兩儀明有象化通萬類
妙無痕施魚感惠畱珠報飼虎捐
軀記塔存願以佛心宣正化微忠
圖報聖朝恩

送定首座

人天百萬聽全提
箭拄機鋒不浪施
優盜羅華人世

有陰涼大樹眼中稀此行得座披衣處要見驅耕奪
食時珍重前途須努力宗門九鼎一絲危

次古林和尚韻送靖藏主歸受業太平院

故廬歸住最高峰一室如臨萬衲中合浦夜光珠的
樂藍田春色王璫瓏喝分賓主無全敵道合君臣不
借功園應家聲猶不墜追蹤須與古人同

達上人血書法華經

血淋漓處下鍼雖痛忍俱忘是阿誰勇過藥王然臂
日疾於龍女獻珠時千華雲錦相層出百寶香風不
住吹如此本懷方始暢二千年後好提撕

送雲藏主歸華亭

如來藏裏摩尼寶拈出頭頭日用新金鎖玄關須掉
臂魔宮虎穴任橫身百川競注方名海萬物無私始
是春舞棹呈橈端的意朱涇渡口更逢人

禪首座歸湖北

龍河天竺屢周旋大用無方絕正偏喝下七擒還七
縱句中三要與三玄提綱已見陳尊宿說法曾聞兜
率天此去湖山建宗旨眼明華雨碧巖前

和宏智禪師偈

東谷神光照大千蜿蜒九隴似龍眠雲中仙樂青衣

下風外夫渠王漏傳誰續真燈輝奕世更憐劫燒到
三禪吾翁王几相酬酢想見叢林二百年

栢庭茂公嘗掌記鍾山請居龍河分座叢林推其
老成邵菴學士作偈美之次韻奉贈

宗綱有志共誰評羨爾高風繼祖庭便擬盧公歸雪
竇何如船子在華亭天宮對佛畱升座寶塔分身爲
聽經更約結菴同歲晚空山夜雨一青燈

天禧鎮法師血書華嚴經

初驚照夜月臃腫更覺春生錦繡叢粲粲優曇十指
血重重華藏一鍼鋒當陽直蹋毘盧頂何用藏身北

斗中幸有長干塔如筆古今無間寫虛空

題中峰和尚淨土詩後

釋迦誓居五濁世折伏衆生令出離彌勒示現安養
國攝受接引登佛地譬如雨露與霜雪滋濡肅殺各
不同陰陽寒暑運四時生成萬物均化工諸佛願力
亦如是淨土穢土本一心融攝十方諸國土無有三
世去來今衆生性中清淨海纖豪瞥起成障礙流轉
三界不知歸勞彼聖賢久相待中峰勸世何殷勤如
客憶家子憶親天樂自奏華自雨彼美人兮西方人
朝茲夕茲念在茲萬年一念同須臾念而無念能所

絕無念而念心境如聲香味觸入正受見聞覺知總如舊刹刹園成清泰都人人具足無量壽

送僧游京

參禪一事非易非難良駒不待鞭景俊鷹肯食鵠殘上人志决烈杖策來三韓信脚蹋翻香水海轉身靠倒金剛山全機大用任出沒目前萬境空閒閒龍河夏近不肯住進步應須百尺竿京都宗匠法筵盛天宮樓閣開旂檀雷轟電掣臨濟喝乾旋坤轉雲門關相期再來重入室拈出吹毛照膽寒

送淨慈書記

達磨來東土覓甚大乘器紛紛荆棘滿人間不見優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啓其意洞山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古凜高致著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翻翻雲上九霄驂驪墮地致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空翠領徒行腳過金陵背觸竹篴吾且置莫學黃龍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題維摩問疾圖

慈父愛子情無偏家庭教育仍嬌憐出從嚴師痛加鞭責以成人期大全瞿曇訓徒豈不然說法鹿苑開

人天提攜三界出愛纏金粟古佛分化權彈偏擊小
訶旨禪毘耶示疾久未痊欲遣問訊疇能傳文殊傾
徒衆萬千大車促駕龍象遙毘毘華雨羅嬋娟入室
徵詰森戈鋌鼉贏鰕鰕頭駢駢鸞騫虎躍龍出淵叢
雀禁伏驚鷗鷗鷗悵然自失情悃悃馳歸白佛重敷宣
佛言設教觀機緣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漸入頓頓入
圓捨小趨大力勉旃如登泰嶽未窮顛如酌巨海霑
微涓爾愚可規頑可鑄宐從此老奉周旋流傳聖教
何萬年殘編斷簡空蟬聯昧投絕港迷通川九天坐
望銀河縣慮忘詞喪絕言詮庶幾描邈傳丹鉛向來

虎頭妙通玄觀者傾市輸金錢何人筆勢猶翩翩光
怪只尺生雲煙風雷繞座屋壁穿嗟予臥疾龍河邊
了彼身世如蛻蟬家風不用喝與拳柴門著關鐵壁
堅佛來不著孰敢先凡情聖解俱棄捐肯使天華浣
巖前渴煮蒿藜汲流泉穩放白牛菴內眠

金壇湯居士求偈

湯家兄弟俱不娶生理田園隨所寓賑貧恤乏修橋
路我亦何心作檀度色身幻世總非真成就法身最
堅固三賢十聖是同參萬德莊嚴無不具維摩天女
滿侍旁旃檀樓閣七寶牀如何龐老狀富貴卻將珍

寶沈湘江透關一句能相委放出金毛師子子覲面
相呈不識渠龜毛結網三千里

送壁侍者歸臨川

罷之求還山仁廟特畱之山卽如如體何處覓山歸
奎文照王几千載有光輝我來龍河日乘傳謁京畿
欽承文考命恩重媿才微住山逾十載殘喘不能支
乞退復舉代文移速星馳命下不許去號號雷霆威
匡徒尙力疾賴子相扶持抽癰衆所棄豈足爲子師
子去我心惻悵然如有遺有語欲相付頭昏神思疲
畱待再參日一喝耳聾時

夏道成號眞無求偈

鑽燧出火勢將炎而燎原綫溜涓涓流不息而滔天
有生於無物無不然覆載之大而吾寓形其間毘嵐
風起大地爲塵我於彼時孰爲吾身我非有無有無
相因眞有幻住眞無長存妙得其中循環不窮塵塵
三昧法法圓通如千波月如萬竅風眞無之旨其將
無同龍河饒舌爲通一綫當觀那吒現十八變亦有
鏡容開十二面卽而求之石火閃電

弘藏主出示獨一翁送月江和尚偈感而次韻

我生如枯槎汎汎天上河弱質慚妙斲朽枿試太阿

別來忽隔世萬事付逝波何時石橋路重尋諾詎羅
上人久親近昇澗無幾何再從松月翁時聞白雪歌
行囊出光怪山空走羣魔望斷千峰閣天寒雲氣多
悅藏主歸江西

二月尚嚴寒厚地凍欲裂青州七斤衫破爛難拈掇
更有折腳鐺無人爲提挈希雲吾宗秀衝寒復遠別
當機突出金剛玉驚起黑蛭三尺鐵科判一代時教
豎四橫三華擘臨濟三玄七穿八穴火裏覓浮漚虛
空重釘楸颺向西江十八灘夜夜珊瑚照明月

送果書記游澗

美子磊落青雲姿平生潛子與罷之念我同志同襟
期故鄉同在章江湄龍河住久忍暫違索我贈言相
箴規我苦酬應心神疲安得抱朴如嬰兒飢來索飯
寒索衣喜則言笑噉則嘍兀然無思亦無爲謝絕交
往忘言詞忘牛忘牧兼忘歸隨處雪山香草肥頗聞
院堂登皋夔妙選有道同綱維子行自可爲人師濯
濯優曇第一枝南北相望斗與箕寄書莫嫌雁來遲
普荅失里僉事以目疾施錢爲萬僧薙髮復取髮
火煨之獲舍利五色光現說偈贊之
三界所有天地萬物於其壞時颺散電沒人身虛僞

不可把玩况取棄髮烈火所煅舍利何從由念精專
如彼忠孝躍鯉涌泉一念之堅積以萬年則諸舍利
充滿大千此舍利者即佛全體而法報化塵塵無二
衆生合塵塵固是幻塵淨覺圓覺亦隨遣清淨寶目
夜光腫腫如阿那律得天眼通橋首願王金剛堅固
繼乃祖父爲國賢輔如唐房杜如宋李楊外護宗綱
豎精進幢

銘

那伽室銘

毒源清公作那伽室天竺某爲之銘曰

定以制動不動何定如太虛空如大圓鏡風動塵起
鳥飛魚泳種種塵勞頭頭佛性非出非入非假修證
別求玄悟曰日溪窅當知此室寂而常應天魔膽落
佛祖乞命棒喝交馳春行秋令

天岳銘

長沙清公嗣法絕照鏡公爲圓應嫡孫以其字
天岳請銘將歸刻之爲作銘曰

維爾之祖曰東西岳爾維似之字以弗慙岳不絕續
而應無窮靜而能通杳而有容嗟岳之人千古一息
不起于座周乎八極天華何來若將我浼譬如虛空

繪之五采是故智者贊毀不動五嶽可輕一芥可重
我銘于岳傳之無已識真者誰惟寒山子

無境銘

至人玩世不與物嬰物我同體心與境冥倏爾千變
紛乎萬形聞見不異孰爲色聲毋隳爾城毋闔爾局
隨流無礙任運騰騰真如佛性不離無明二賢十聖
卽是衆生順乎順乎勿彊安名只者皮袋當處圓成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三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四

序

門人 廷俊 等編

月江和尚語錄序

予初游方時月江禪師已出世說法雖辱交三十餘
年而以及不及預參徒久親爐鞴爲恨至治間奉旨金
山陞座獲聆提唱而驚其若河漢之無極也比者其
徒如月以師語錄示予始取讀之脫然如病之遇者
域不假湯液九劑鍼砭灸熨而罄歎呼吸之頃已疾
去而平復百骸調適而併忘其有身矣於是持神定

氣復沿涯涘以淡入性海其大無外其細無內無
自心外無萬境上而十地滿覺下而三界二十五有
皆聖凡景響化儀設施在性海中非有非無非存非
亡非取非捨非去非來如虛空具含諸相如大地容
載萬物無自他之間無古今之殊乃於其中縱橫游
戲卷舒自在行棒行喝揚眉瞬目動靜語默嬉笑怒
罵無非妙用或與而奪或縱而擒或與無町畦倏而
崖絕或敲空作響言於無言或撥火覓漚作於無作
其稱性而說也雷雨八荒其稱性而用也埏埴萬化
噫何此老作大法施神通三昧有如是耶以吾淺陋

觀之猶所得巨量又豈無大乘根器一聞一見而親
證實悟以續慧命而傳正法眼藏如古塔主之讀雲
門錄有足徵矣

竺源禪師註證道歌序

神光見達磨三拜起立付以衣法真覺參曹谿遶牀
振錫而定宗旨蓋心法之精微非言所及後來諸祖
行棒行喝輒毬作舞打鼓振鐸以大機大用發揚爲
己爲人之妙而所謂東土有大乘根器傳佛心宗者
正謂是也惟大乘菩薩能爲己爲人獨覺聲聞則不
能之是知吾宗授受豈細事哉近時叢林不古或少

有見解而無真履實踐失其體也或有靜定工夫而不能提唱綱要以利生接物失其用也若體用兼資行解俱備江淮之間惟竺源禪師而已師早徧參名宿佛祖教典無不探蹟而卓然以己躬大事爲任未見無能教公機語契合遂嗣其法兩住番之妙果也倦於涉世謝歸南巢海內禪衲大至室無所容有以真覺證道歌請標註師隨問析之學者筆錄成帙願刻諸梓以惠來學而徵序於予予謂理之悟則一事之修無窮故華嚴四法界終之以事事無礙者謂其不捨一法而無一物不得其當也真覺始由教觀修

行如人之治田園居室既富且有特契券未之明允及見六祖猶持券入官一印印定永保家業與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南陽大珠如契經說法莫不由斯而維道人烏足語此哉吾又聞無能益通經教儒老百氏而師則辯博過之故其發揮真覺之蘊特應酬餘事爾若夫室中徵詰機迅雷電揭示衲僧向上巴鼻當逢作者別爲拈出

大悲經呪序

梵語之譯于中土者由諸師潤色而文義粲然惟神呪祕密不譯若曰使人誦而嚴重之以能感天地役

鬼神致雨暘名祥弭菑靈應章章矣而莫有究其所以然者不以人之性汨于情欲瞬息萬里倏忽千變雖固有之若終失之吁可痛也故聖人悲之授以祕呪教人澄心念誦無思無營不昏不散存誠于一神而明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猶是乎再惟觀音以古佛示菩薩位現三十二應隨機闡化則四聖六凡外道百氏莫不皆有是呪情與無情色空明暗宜說無已而三藏所詮四諦十二緣六度萬行正法眼涅槃心皆是呪之彊名也臨安袁瑛仲實始弱冠時家役父喪因誦大悲呪屢致昭感自從吏四十年

今爲平陽州幕長未嘗少輟持誦得經全本將刻而施於衆使人人物物各由是呪以明自性而證佛果豈福田利益云乎哉

定山和尚語錄序

雨之澤物無用於風雲雷電然非風雲雷電則不能致雨道之精微無事於言然非言不能顯道况心法之妙言所不及惟善其機者雖語默罄歛怒罵嬉笑揚眉瞬目行棒行喝搖鈴擊鼓擎杈輓毬至於風動塵起雲行鳥飛無非妙用亦猶神龍行雨取海水冰雹鱗甲變化皆雨也若定山禪師者其善於機乎師

生宋季履踐純實如說而行如行而說或謂臨濟雲
門而下唱益高機益峻近時多模倣之師獨守平實
之旨何也予曰道若大路然豈必舍平易而求高險
以自苦耶且吾祖以直指見性爲宗諸祖隨機設施
平險高下皆一時權宜豈得已哉不求其本而徇其
跡務爲穿鑿竄竊者皆師之罪人也師名智一南昌
人年九十餘目有神光夜能睹物四坐道場皆能振
興庶幾叢林全盛時噫今不復見矣門人某以師語
錄見示故予序其槩如此

題跋

題寶公菩薩大乘贊後

世尊初說華嚴小機未入如聾如啞遂於鹿苑轉四
諦十二行法輪至方等會上維摩居士彈偏擊小示
以大乘然後般若法華由頓入圓一代時教先後次
第益衆生根器不同而佛之權實機宜亦異也法流
東土而梁武篤信之建寺度僧舍身持戒執有爲爲
功德誌公以菩薩應身作十四科大乘等贊謂佛與
衆生不二心無善惡戒無持犯理無迷悟法無眞俗
豈非應病與藥乎金陵楊震之著居士衣行菩薩行
雖居塵市而常樂遠離雖行布施而不住於相不以

出世法壞世間法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八萬四千
塵勞煩惱卽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所謂得佛大乘者
維摩詰公前身後身非真非俗三無差別因其書誌
公語刻之鐘山爲題其後云

題血書行願品

華嚴設教由悲智行願而至無相無作無願入于一
眞法界迨至末卷復繫以普賢十種弘願益結集者
示人以進修不輟猶天四時循環無終使民事因之
以春作而冬藏歲功旣成而復興春作也廬山住上
人禪餘刺指血書普賢行願品示予且曰吾以爲己

爲人之學驗之懼力之不充將以自勵予聞而重有
警焉遂書其後以識吾媿云至順壬申八月廿八日
題顏聖徒手卷

叢林老宿相傳四明顏聖徒不肯出世嘗爲教禪律
三宗首座寒暑一衲其於世泊如也而詩語精到又
憂其君之敵遷責當時臣子不能死節使易位而處
豈不爲汲黯法孝直乎曾大父初游江西見雲臥
瑩公於羅湖因畱度夏臨別以妙喜居洋嶼菴時常
所持竹篋子付之曰汝之後必大及西菴祖與先師
皆以傳宗自任而或者以能文見稱是猶韓退之以

清涼國師爲詩人吁何知之末也夫大賢之資所以異於庸人者以其負剛大之氣故能臨死生大節而不惑者也不惑於外由其內守之固也苟內之不固而能外之不變者鮮矣凡吾徒之學在於內其當大故固無所惑而又不事於外故世之人不得而見之今觀吾祖三世所題聖徒手卷皆剛氣正論若有憤於時而有謂時事非傳道者所當言及并以我爲枯槁而無所能於世者皆非通論也故書其後云

題大慧禪師書後

漢之黨錮如范滂輩連累赴獄至臨刑母子相訣猶

曰得與善人同歿且不恨噫士能以身徇名猶若此况以身徇道者乎人莫貴於聞道聞道在明性使能明性而聞道脫有不幸相陷以禍而殺身誠將安樂之豈以利害得喪爲避就哉故吾祖大慧師以囚徒編隸衡梅時朝士大夫不顧諱忌從而問道與弟子服勞而同歿瘴鄉者良有以也紹興丁卯師遷居衡西門外之廖氏山堂明年薦福本公以此書述出山堂及得悟本書當是其年且言宗躋施衣益爲亡友設祭其高義尤可尙所稱仰亦然者指南閩修仰書記而屏山居士必閩中官人岸都士得書請題故書

辯之

題黃檗爲唐宣宗受戒圖

唐宣宗始爲光王時宮中難作易僧服避匿江南居鹽官安國師會中見黃檗運公禮佛宣宗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用禮何爲檗掌之後卽位賜號斷除禪師不聞爲其授戒也關西湧上人得其像請梁國公題謂是授戒圖當別有所據

題東湖無文墨跡

東湖無文生同里又同師笑翁皆以高行重叢林或謂宋季宗門提唱流於時習委靡不古非通論也近

時學者率學高古而薄俗險行雖言如佛祖何益哉有藏主以東湖作羅漢贊無文與琳公書裝背同軸示予予與有之受經院及二老之故廬相望幼時數拜其像而記其遺言往行思効萬一以自立今觀其遺墨感慕無已拜書其後

題愚極和尚所書小參

馬祖百丈以前提唱依契經而說睦州雲門而下唱彌高而機益峻然本色人開口動舌便知落處初無奇崛平易之分臨川寧上人出佛心禪師除夜小參語而初機見之茫然自失如貧兒捨父而逃見自己

庫藏而畏避卻走苦哉

題無準天目癡絕三帖

無準之徑截天目之精密癡絕之浩汗三大老同時而用處不同於片紙之中可以見其平生矣

題藏叟和尚榜語

百丈作清規而叢林大備有書狀有藏主有首座將使禪者兼通經教外典欲其他日柄大法可以爲全材而禦外侮也故向之大尊宿雖單提此事接向上機而莫不該博兼濟又持律嚴峻故法道大盛近時叢林稍能識字便不畱心宗乘又或宗門略具一知

半解而短於應酬或惟事虛言而內行不檢雖能聾瞽初學難逃識者檢責矣宗綱陵遲一至於此嘗聞老宿言咸淳間藏叟叔祖住王几雙徑行高一時剛正不阿志在扶宗而時以善駢儷稱之無乃未忘故習而爲人所彊故爾若指此以名家重誣此老矣其里人天和首座得其爲偃谿作茶湯二榜甚祕惜之以示予予謂駢儷雖非古而魏晉唐宋之作者猶自渾成及文嬖而至於鬪釘瑣碎不足觀也矣予又不可以不辯

題癡絕雪岳二墨蹟

開先一山和尚謂云癡絕住山以一篋付侍者有求其語令以紙投篋中定鐘後令侍者以篋進秉燭書之隨紙多寡俱盡日爲常規且曰無孤其誠意後雪岳亦肆口而說信筆而書蓋其見處親切如所見而行如所行而言不自知其然而然豈求其辯博哉故學者亦遵其訓而力行之孰若今之以贈言爲藻飾清事也廬山景南首座得癡翁雪岳三偈示予讀之有恨生晚之歎而一山翁亦化去矣併書其語于後以識吾所感云

題野菴無文帖

吾鄉諸寺率多徒居住時諸老訓徒有法或主巨刹雖甚老歸見其師必拱侍終日凜然風度可画也如野菴野菴孤雲西江東湖無文一時名德輩出何其盛哉去今纔六十年而鄉社寂寥一日野菴後人定首座以野菴無文墨蹟示予猶可想見其家法感歎良久書而歸之

題天目禮禪師帖

予嘗過良渚聞老宿言天目禪師退天童返錢唐其受業諸孫負行李歸故山淨相院而禪師與良渚眞寂寺淨高僧素厚又喜近都城遂畱西丘終焉時趙

節齋官臨安爲主喪索行李三分之一以其二令天童淨相各建塔以一律送後事叢林服其公師歿距今七十載其嫡孫東嶼和尚唱道南北山益大其宗嶼翁之徒子嘉得師良渚時與淨相徒衆書嘉喜而藏之嘉杭人迦師爲曾大父又與師同里知慕其手澤思振其道於無窮視彼負行李而趨以暴師之惡者不啻梟獍也聞者當知所戒

題佛智禪師語

佛智晚居仰山學者奔趨之如百川赴海延祐己未春臨江普天涯侍香時師示微疾天涯求書上堂師

書于紙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他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其年秋師示寂後天涯出示新淦之南禪以其書示予謂宗師機用如置毒以中人其發有先後龍樹於北齊文公相去數萬里雲門於古塔主相隔百餘載又安知後日無閱此語而如文與古者乎

題大慧禪師示廖等觀偈

佛日祖負剛直之氣縱無礙之辯發揮道妙信筆而

書肆口而說袞袞萬言不窮蘇子瞻稱張方平謂直
行無前有礙卽止放爲江河匯于治止者似之矣又
胸次暴白議論耿介雖王公卿相面折不阿至患難
瀕九死不少撓此偈示廖等觀謂其改官不得依舊
矣想不已以直言激之廖受之無難色亦信道之篤
者視今人與士大夫交而以軟語相媚悅者可媿矣
題水陸齋文後

吾教之化與世教理大同而事有詳略之異耳世之
教止於人道又特詳於中國若四裔八極之外則略
之而佛言人道有四洲此土爲南瞻部若東勝身西

瞿尼北鬱單則世之書不論况化通萬類乎佛又言
能明眞性常覺不昧者爲四聖聖之中又有差等焉
覺道至妙而至圓者爲佛居大乘不著空有無入而
不自得者爲菩薩樂空寂居二乘以獨善其身由因
緣而悟者爲緣覺由音聲而悟者爲聲聞然皆以能
覺而不退墮也其下有六凡曰天曰人曰阿修羅曰
地獄曰鬼曰畜生以未明眞性隨善惡果報互爲升
墜故爲凡也梁武帝搜討藏典創爲水陸儀文於四
聖中復增四焉以流通佛之教者爲法寶傳佛慧命
而住世者爲僧寶有得道證果者爲諸仙衆由菩薩

退位示大權護法爲諸龍神而目爲上聖八位於六凡中亦增二焉謂六道皆有君長僚吏以首之而以六道外者終之喻若人初歿其靈識冥漠未入於六道曰中陰者而目爲下凡八位其制以下凡之耽於福業汨于情欲淪于幽苦若有所司而拘繫之者乃設齋法聚精會神普名而告之使其咸明自性以超凡入聖卽世教之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而吾所謂理大同者是也特彼略而此詳耳吾以備員官寺思報文皇在天之靈聞饒之餘于藏山寺主僧普福有淨行而習其儀請具壇場闡事焉絜齋肅嚴神人和

享旣竣事或問吾宗不立文字爲教外別傳而有是哉吾曰此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耶諸祖以善巧方便行棒行喝乃至輓毬擎杈打地作舞與此無有少異噫所謂世教者猶同而吾宗有不同乎謹書于齋文後

題佛智禪師示衆語

先師於提唱未嘗搆思陞堂小參侍僧錄以呈稍久卽忘矣嘗謂古德開示只要得處穩當據所見而說使人開發自性超脫生歿耳非如世俗文字尙詞藻較工拙也長沙報恩越山長老出示延祐戊午在仰

山時示衆語豈爲人所彊而書之明年己未八月示寂聞臨終時索浴更衣訣衆書偈僧猶爭求執侍喧闐師正色厲聲擯逐之謂敢以吾歿而隳吾規耶衆羅拜請謝始瞑目而化今復二十三年矣越山命子書于後而重增感歎也

題石窗恭禪師偈

右石窗禪師示徒長偈詳密委曲似乃祖寶鏡三昧其家法授受有自來矣孰若黃檗接臨濟施六十痛棒至吾祖妙喜猶以竹篋背觸用事豈有唇吻囁嚅如姑息者爲哉在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彼世教主恩尙以威克愛况吾佛祖傳心之妙乎以小喻大可不爲訓惟通宗者辯之

題石芝法師顯應錄

佛之闡化至法華而羣機普被方暢本懷以涅槃時至乃爲諸弟子悉皆授記作佛猶周武以嗣王命周公聖聖相繼心無間然而石芝法師作顯應錄者豈善詩人取征管蔡之事繫於鴟鴞幽風其於遭變救亂不能不嚴其訓於後人也予未及見其錄獲親陸務觀所題而得其槩乃廣其意而書其後

題古智和尚語錄

天衣受道于雪竇而不敢通嗣書尊師道也東山嗣
白雲而曰先師語拙彰大用也師資授受其道雖同
而提唱機辯有不侔者蓋吾宗爲人非激揚抑縱不
足以盡其妙東林古智法兄早從雲峯伯父後唱道
江西年八十餘示寂予觀其語錄如行長途不知其
止如汎重溟莫知其際有超然古德氣象一洗語言
畦畛之陋惟擇法眼者辯之而徵諸天衣東山則予
言爲不誣矣

題松雪翁畫佛

李伯時畫馬有譏之者謂用心久熟他日必墮馬腹

中於是改画佛菩薩天人之像松雪翁初工畫馬至
晚歲惟以書經画佛爲日課豈亦以是爲戒耶然至
人轉物不爲物轉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世俗技藝無
非佛事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惜翁仙去不與劇論此事
因覽舊画重增感歎

又題歸去來辭後

予初住杭報國時松雪翁作疏勸請以報國回祿後
復書字數百幅與予作人事以干施者臨終之日尙
力疾爲予書鐘銘其夕夢翁從予索飯而別將度錢
唐而往天台又聞翁嘗云其始生母夢僧寄宿而娠

以是知爲羅漢應身以文章事業善知衆藝游戲人間爲法外護無疑也東潮首座出翁所書歸去來辭示予因感前事併紀于後云

題中峰和尚語

中峰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五采粧飾之而不加麗或翳之以塵全積之以糞穢而不加汚當時高麗王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得自疲耳吾意愚谷久參中峰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託此以塞人所請而資譚柄也

題圓鑑禪師手帖

圓鑑禪師居仰山三十年初罹寇奪復火其寺氣剛直不折節於人而施者川輸雲委不十年而寺成及遷徑山江右之人書疏往來無虛月禪師澗人也澗地富室倍江右徑山又位諸寺上而施者益寡人反繭絲于我故補獎支傾僅僅不給豈道之行各以其地耶抑嘗原之江右多故家尚文而慕道禪師有道而甚文故不待求而後合也五峰賀公爲廬陵顯族崇道好禮凡方外之耆宿無不納交而盡其誠嘗有施於其鄰之禾山寺又爲主僧慧愚谷者致懇于師

得所復書裝褱成軸攜之與俱時一展對久而不忘
今之挾左道狐媚巨室以罔利使其門牆廝養視己
有驕色而猶以爲得志者觀此無少媿乎予以桑門
行乞依檀施而住古制也而二公之交有道又樂吾
鄉俗尚之美故題其書後云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大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
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訥公行道記

有贊

自大慧杲禪師大弘臨濟之宗於東南晚得佛照光
以爲之嗣北礪簡傳之至物初觀而得晦機熙公江
南旣歸國朝禪宗尊宿共扶其道者數公而已晦機
尤以老成爲國柱石隆然繼之名稱普聞於天下者
則廣智全悟大禪師訥公其人也公諱大訥字笑隱
姓陳氏本九江義門唐尚書操諸孫分居南昌先墓
有豫章之木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
子爲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其徵也已而果然師生於

至元甲申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
人爲驚異稍長入鄉校穎悟過常見書過眼輒成誦
其親攜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拜戀慕不能去父母知
其志俾從伯氏之爲僧於郡城水陸院法雲者九年
雲之徒彰爲雉髮受具戒居八年學問日廣知求佛
法大意一山萬公住廬山之開先卽往見焉時年十
七山一見畱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
丈子欲諮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命詣百丈晦
機識其奇偉於睂睫間卽使侍方丈他日謂之曰昔
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汝且

道過在甚處語未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
時仁久之俾掌書記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問之師擬
議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羣疑頓釋得無礙智同參
苦咨問之師後有頌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
阮伏惟尙享諸方多頌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門有
榜師名爲首因謂師曰昔東山祖有言我不得勤遠
則負慈明矣汝善保任乎晦機遷淨慈師從之仍以
爲書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嘗謂師曰昔雪竇眞淨
及我妙喜以來內自敎乘傍及儒老子百家之言渙
入要眇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師神觀

高邁音吐如洪鐘素以博洽聞至其辯論古今如指諸掌執筆書事文士良史莫或過之一時名勝如恩斷江如一谿茂古林宣無言卓有行業皆與師爲忘年交本中峰居天目山之師子巖中外信向甚盛師嘗謁之語至夜參半忽大風崖石欲墮左右辟易師危坐如平時峰亦服其定力矣而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近仁延祐進士莆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潛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師爲文學之

友者也晦機著萬一山塔銘屬師代作請文敏公書之公一見大驚異以爲真得古文法公爲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署己名以書至大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之次諸山咸歎晦機之得人矣大報國寺者因宋故宮而爲之延祐庚申灾諸刹尊宿共迎師起廢未從也趙公爲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興者連歲不入師爲歸其侵始有以食其衆江湖行省丞相脫歡公故荅刺罕順德王之子也以世勛名德靖重知大體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凡大利非名德

不輕授特請師任中天竺人無間言而師名日起矣
天曆初元帥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
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
臺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刹皆前代所爲甲乙
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
臣難於開法主者師之罷量久在淵衷命爲太中大
夫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爲開山第一代師恢弘嚶
達汎應無滯偉然江海之上舒卷自在不偏於空寂
又明年與蔣山曇芳忠俱召至京師京師之爲禪宗
者出迎河上曰國家尙教乘塔廟之建爲禪者寂然

禪刹興於今代自師始吾徒賴焉師謝曰遵其行之
爲律宣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有言有行皆所
以明是心也吾徒無負祖師西來意他不足論也目
名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溪契上旨館於太禧宗
禪院勅設伊蒲妙饌賜貂裘金衲衣及諸金幣皆內
府珍異上嘗知師所爲文曰蒲室集者命昭孝寺大
司徒法洪取進法洪亦博洽內外典溪爲誦達上問
師嗣法何人曰元熙也因贊其道業源委上嘉歎命
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月中使問尉洽至請還從
之賜中天竺名曰天曆永祚寺而命師之菴居曰廣

智皆命虞集爲之書祖道於城南僧舍凡食設皆貴臣以上旨爲之主上之眷斯寺也外以臺臣護視使者從中來賜與無虛月皇上至元二年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餘如故而賜予尤厚匡匪之頒徧及寺衆勅外臺護視使安居而終老焉先百丈有禪苑清規其徒遵用之嘗有旨命師修改乃分爲九章今行焉於是中朝西域高昌三韓滇池于闐與湖江淮漢關蜀閬廣之俊傑四面而至法席莫尙焉師之居於是也自中朝外藩臺閣風紀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傾

蓋爲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詞語言流傳四方震蕩耳目亦顧眄雄毅於一時矣初給錢爲中統鈔者二十萬緡設官領之取子錢以爲食後廢其官以歸寺之人出納爲息不能畫一稍病之至正元年勅有司市民良田以傳寺歲賦粟以食公私無所係累歎曰吾徒庶晏佚一搏於朝夕吾亦老且休矣四年五月一日爲文書請以徑山忠曇芳代已升堂擊鼓辭衆退居廣智菴居兼旬肩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爲別畱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命弟子疏兩朝賜以金幣等盡以付寺僧俾營萬佛閣以報國恩旣乃臥示疾

明旦天大風雨白晝變瞑名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容作偈儼然而逝是月廿四日壬子也得年六十一僧臘四十六初龍翔寺成卽營三塔於石頭城之東岡弟子龔奉全身措於塔院自憲臺郡縣大小吏士緇素老幼送者萬衆陰雲四興涼颼灑然行者不知暑衆散始罷八月礪石爲坎石城之岡十六日奉而藏焉表浮圖於其上其徒之在杭州報國永祚者又奉師遺齒爪髮而塔於鳳凰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錄提頌叙說宗旨外集詩文若干卷卽所謂蒲室集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傳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

父再早卒母蕭氏方盛年卽持齋念佛以居師受請報國時母率餘子薦新祖考庭前忽生華形如白蓮葢芝類也鄉人聚觀香色彌月不減占者以爲師之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室者所以識宗家睦州織輟爲養之故事也故其爲文爲人子言必曰孝爲人臣言必曰忠爲朋友之交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愛網離無明直指本性以悟爲則誘掖以進之激昂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發政令獨行其門人以所得各有記可考也噫人才實難江濤渺然居忌不但能靜以應向使不爲方外

之歸亦足以用世者哉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載歸老江上亦十二年向與交游者皆已盡矣弟子懷渭本其甥也清修善學有舅氏之風渭之爲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門之意使予書其遺事可勝慨乎乃述贊曰

維昔至元皇有南服神明合完生息來復預章梗楠殿於湖江幹立條揚乃發駿厖文林蕭條靡契嘉會肆其修能求法方外達磨傳心別濟爲宗至妙喜天縱橫朗融遠紹諸流必有慧辯惟全悟師弘偉超鍊四坐道場說法沛然吐辭湧泉如洪如元衛法如嵩

不啻明教織蒲養親睦州之孝表裏東南總于金陵皇作梵宮龍翔是徵崇臺在焉耳目攸寄以領佛事孰克堪是鼓鐘震驚龍象人天嶽峙山連莫之雄先金貝珠璧園苑林澤道護萬福好爵嘉錫宣其惠慈作新成規來嚮來參雲奔海馳皇仁如天函覆如一俾善其衆休燕以室風雨漂搖安如須彌生滅去來何足控持慨念故交違越年歲訊諸門人以作斯記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蜀郡虞集記

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

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訢公塔銘 并序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訢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廸公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釋教宗主監領五山寺勅臺臣諭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賚及其徒公不敢違僊俛受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升堂辭衆退處東菴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自代未幾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左送者萬餘人八月十

有六日壬申窆于塔院之後岡分爪髮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詣走金華山中致寺勤舊汝劼景操等之意於潛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帝心光膺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忝職太史氏且辱交於先師銘非子誰宜爲敢以門人廷俊所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望於潛者諒不得以衰退爲解謹按公諱大訢字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衷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爲龍興之南昌人公幼開爽授以書卽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

不可畱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之徒彰上人爲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畱掌內記旣而遣詣百丈山參晦機熙禪師一見溪加器重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荅師遽喝之自是平生凝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但有纖疑不到無

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舉公爲第一座辭不就仍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瓣香爲師法嗣居三載去游江湖間復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爲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爲動中峯甚敬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災毀而法席偶虛行宣政院倚公起其廢公旣至棟宇爲之一新而規制有如於昔土田爲豪民所據者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荅刺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竺而寺亦以災毀

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詔以金陵潛邸爲大
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明年
特昇三品文階以冠法號又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
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因及其師傳之
自於是待書學士虞公集承詔爲晦機製塔銘旣又
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
之別菴曰廣智亦俾虞公爲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
衲衣及他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從行者預賜有
差尋命中使傳旨館於太禧宗禋院勅設桑門盛饌
畱居浹旬勞問洽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

公已南還復遣使降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皇
上御極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德輝重編禪林清
規仍命公校正遂定爲九章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
每示衆舉百丈野狐話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
一坑伏惟尙享一任八年不得謝復任九年示寂前
一日往致別于御史大夫脫歡公及一二所知款語
竟日逮唱滅猶力疾趺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
萬佛閣上報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
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
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外集曰蒲室集公於母

年高闕於覲省每自謂有愧於睦州編蒲奉親爰以蒲名其室因以名其集云公所爲文無山林枯寂之熊變化開闔奇彩爛然而議論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鉉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爲知言初龔國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卽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質貌魁特襟度豁如隆冬盛寒使人持布裘於道上遇孤露者輒擲與之不使知姓名病則與藥死則與棺其及物如此而自

奉儉薄一衲衣或數十年不易也狀稱公先墓有巨樟術者言樹枯當出名僧公生而樹果枯其生也屋皆震動父早沒母方盛年卽持齋修念佛三昧感白蓮華從地涌出是歲公住報國歸寂之日天大風雨殞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窆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溼靈異之跡可徵不誣其遭逢盛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先朝龍潛下土蠖濩之居化爲寶所人天四衆川奔雲聚度門巍巍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綏故舊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傳宣天語曰以五山

悉統於汝兄茲釋教汝爲宗主數求遺範用繼汝祖
恩光襄被榮過袞黼匪公宿德疇克荷負典則所存
有隆必舉木鐸再揚重規疊矩單提直指表正端緒
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裨上化萬物時雨云胡不慙
計聞當宁石頭之岡崇崇宰堵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宋某甫

仁
其